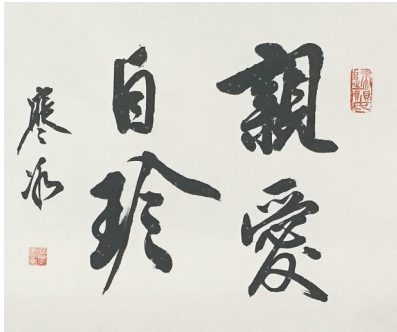


书画家寒冰：
书乐同韵，画乐同心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习霁鸿



工笔花鸟《喜开颜》。



榜书《亲爱自珍》。



工笔画《雄风远震》。



工笔画《荷香鱼乐图》。

启蒙

寒冰出生在湖南郴州安仁县的一个小山村。爷爷读过私塾，精通琴棋书画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，寒冰自然而然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爷爷在干农活之余，会握着寒冰的手，一笔一画地教他写毛笔字，一句一句地教《笠翁对韵》《千字文》。自幼年起，寒冰就对绘画和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偶尔有戏班下乡，他会悄悄跟在后面学吹笛子。得到一本难得的连环画，他会一笔一画描摹。

这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寒冰的人生追求，即以“琴棋书画”的文人基本素养来充实自己。“琴以立品，棋以立谋，书以立基，画以立美，琴棋书画是文人四艺。”寒冰说。

1989年，寒冰穿上军装，走进军营，加入演出队，成为笛子独奏演员，后担任专业的作曲和乐队指挥。那个阶段，音乐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。1994年的一天，他专程跑到中国音乐学院旁听作曲课。在所有学生中，一身军装的他，十分显眼。我国著名的作曲家、音乐理论家、音乐教育家，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樊祖荫先生留意到了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课后主动上前与他交谈。

樊老先生给出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建议：好好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。老先生还为他推荐了多本相关著作，涵盖了书法、绘画、雕塑、文学等多个领域。由此，音乐家寒冰开启了追求书画艺术的大门。寒冰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，从那年开始，自己总是在业余时间临帖、画画，几乎不曾曾在凌晨两点前合过眼，清晨六点又准时起床工作。日复一日，从未间断。

即使是此次因到海口办展而短暂停留数日，他也随身带着书籍和笔墨纸砚，每天坚持阅读和练习。

精进

2000年，寒冰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，遇到了寒石教授——饶宗颐先生的亲传弟子，并得到其赏识，于是拜入寒石门下，正式开始了书画学习生涯。

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寒冰临帖，不是简单地依样画葫芦。他会闭上眼睛，想象王羲之在兰亭雅集时的从容，想象颜真卿书写《祭侄文稿》时的悲愤，想象苏东坡“破灶烧湿苇”的愤懑。“临帖时，要将自己置身古人的文化语境，设想古人落

笔时的情境和心情，才能找到那种神韵。”他如是说。有时候灵感来了，一定要一气呵成。他说那叫“神游”——灵魂出窍，与古人相会于笔墨之间。

这样的忘我状态，在作画时也是一样。

《和韵生辉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这幅画，他画了整整一年时间。而在起稿阶段，他连续工作了四天三夜，几乎没合过眼。饿了就站着吃一桶泡面，困了洗把冷水脸继续。“不觉得苦，好像进入了空灵的状态。”他说。成稿之后，他整个人接近虚脱，只能瘫坐在椅子上。但看着画布上的成果，他心里只有两个字：值得。

至于原先专攻的音乐，在他看来，与书画有着深刻的同构性——书法的轻重提按，对应音乐的强弱节拍；一笔下去不可再造，恰如一个音符奏响无法收回。绘画的着墨深浅，更是一门流动的艺术，与音乐中的韵律异曲同工。他将此称为“书乐同韵，画乐同心”。

致美好

寒冰的绘画，以工笔人物、花鸟和动物见长。细看他的工笔仕女图，人物眼角都微微下垂，带着一种悲悯的气息。被问起为何这样画，他说：“女性是孕育生命的母体，大地是孕育万物的母体。我画的看似是仕女，实则是赞美母性，歌颂生命。”

例如在代表作《梦荷》中，画面上的荷叶从深绿到浅绿再至边缘的枯黄，恰是昭示了生命的完整旅程。但在枯荷旁边，一朵娇羞的荷花正含苞待放，这又显示出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。一位散发侍女斜倚在石头上，栩栩如生。寒冰说：“荷花的韵律，就是生命最美的轮回。”这一幅画，画出了时间的年轮，也画出了母性的温柔与坚韧。

每一幅作品，他都精心题款、用印、配诗。“要让观众看到作品的时候，像收到了一份祝福。”他说，“赏心悦目，只是第一步。心意到了，情意到了，才是真正完成了创作。”

此次海南之行，寒冰特别动情地提到：“海南是一片发展的热土，也是文化的沃土，火热中蕴含着静谧，自然生态得天独厚，科技、文化蓬勃兴旺。”

“未来的海南，一定百业并举、千帆竞发、欣欣向荣、气象蓬勃。”他承诺，以后一定会来到海南创作，用作品歌颂海南人民，描绘海南气象。☞



寒冰在创作书法作品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